

狱中母亲与临时奶奶： 9岁男童成黑户，遇到上学难

“奶奶，我什么时候能上学？”这是9岁的张天贝（化名）近两年最常问的问题。张桂贞每次都哄他，“快了，快了。”看到天贝嘟着嘴抱怨“别人都能上学，就我不能”时，66岁的张桂贞只能偷偷地抹眼泪。

2014年，张天贝的亲生母亲李婷（化名）因贩毒被大连市旅顺口区水师营派出所刑拘，当时2岁多的孩子无人照管，李婷提出由时任男友的母亲张桂贞抚养。张桂贞给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起名“天贝”，寓意“老天养的宝贝”，并冠上了自己的姓氏。

烦恼也随之而来。作为张桂贞儿子前任女友留下的孩子，天贝身份尴尬，家中争吵不断；由于生父成谜，生母不配合，天贝无法上户口，成了“黑户”，至今也没能上学。这也是困扰这对“临时”祖孙的燃眉之急。

今年年初，事情有了转机。1月4日，大连市公安局旅顺分局与李婷取得联系，她承诺等疫情过后来协助天贝落户。但落户之后，天贝何去何从，依然是困扰张桂贞的一道难题。



张天贝一个人在街道上玩耍。

“求求你们别把我送走”

1月17日一大早，张桂贞家爆发了一场争吵，起因依旧是“要把张天贝送去哪里？”为了这件事，张家每隔几个月总得乱哄哄地闹一阵子。

儿子张佑明（化名）皱着眉头，焦躁地来回踱步、吸烟，他埋怨张桂贞，“妈，你知不知道，就为这个孩子，这些年我都抬不起头来。”张桂贞埋头洗碗，叹气说，“都怪我，都怪我心软。”

9岁的张天贝躲在卧室里玩小汽车，外面的声音带着刺传进来，但他像是没听见一样。

一辆黑色轿车开进院子，是张桂贞的前夫张国林（化名）。二人早在20多年前就离婚，但有事时张国林常回来照管。

他听说家中又因为天贝的事情吵了起来，不由分说冲进卧室，拽着天贝的手往外拖，喊着“我今天必须把你送走”，天贝手里的小汽车也被甩了出去。

这个9岁的孩子吓了一跳，他拼命挣脱跑开，“扑通”一声给张国林跪下了，不停哭着磕头，身上也跟着发抖，“求求你们了，我不走，我听话，我再也不闯祸了，求求你们别把我送走。”

额外的负担

张桂贞家在旅顺口区寺沟村。平日，一老一小住在这里，有时女儿女婿晚上会来吃饭。儿子儿媳住在镇上，来得比较少。

2014年9月，旅顺口区水师营派出所副所长苏莹接到李婷和张桂贞之子张佑明涉嫌贩毒的线索，将二人抓获。当时二人处于同居状态。

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2014年9月11日，张佑明因吸毒被大连市公安局旅顺分局行政拘留五日，此后又两次因吸毒被行政拘留。李婷的判决书并未公开显示，苏莹记得“她因贩毒被判了两年”。

苏莹回忆，被刑拘后，李婷提出自己有个非婚生育的2岁多的孩子，已经在张桂贞家生活了几个月，生父

不知道有他的存在，也无法配合抚养，希望张桂贞能继续帮忙照管孩子。

“正常情况下，刑拘人员会将未成年子女委托他人照顾，委托行为由双方达成，派出所不会参与。没有人照顾的孩子，派出所会按程序送去福利院等机构。”苏莹解释。于是，苏莹联系张桂贞带着孩子来到派出所，本着双方自愿达成委托的原则，让张桂贞继续照顾孩子。

当时，张桂贞的收入只有每月300元失地补助，但天贝一个月喝奶粉就要一两百块钱，看病也要花钱，再加上买衣服、营养品，让她难以负担。

为了照顾好天贝，张桂贞只好跟做生意的前夫开口。张国林虽然脾气冲，却没拒绝过给孩子掏钱，张桂贞一开口，他总会给个两三千元。

钱大半花在了天贝身上，张桂贞舍不得给自己买衣服，总穿着一件蓝色碎花棉袄屋里屋外忙活，外面脏了就翻过来穿里面，这样一件棉袄能穿上半个冬天。

送不走的

这几年，张桂贞明显觉得自己老了。

虽然手脚还算麻利，不用儿女伺候，但她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走路只能慢悠悠的，因为“走快了，心跟着突突跳”。偶尔照照镜子，脸上遍布的皱纹，眼角耷拉的眼皮，树皮般粗糙的手背都在提醒她，自己已经快70岁了。

与她的衰老同时发生的，是天贝像吸饱了雨水的小秧苗一样，一天蹿一个样儿。9岁的他，个子长到了1米3，跑得飞快，患有心脏病、糖尿病的张桂贞愈发觉得，靠她一个老太太，很难把这孩子照顾周全了。

有一次，村里的小孩儿让天贝去房顶上捡球，他困在上面下不来，被拍手取笑。最后是张桂贞哄着小孩儿去搬梯子，才让天贝爬了下来。

这件事让她难受了很久，“孩子没有爹妈，谁都能欺负。”有人劝她把孩子送福利院，但她又不忍心，只是盼着孩子妈妈哪天能回来，把天贝接

走抚养。

2017年秋天，天贝5岁时，服刑完毕的李婷出现了。李婷没提自己的现状，也没说自己的打算，只说“想在这儿住两天，看看孩子”。

张桂贞记得，刚见到妈妈的天贝还怯生生的，只管盯着看，张桂贞让他叫“妈妈”，天贝没叫，但突然伸出小手，去拉了拉李婷。没过一会儿，天贝就和这个“陌生的女人”玩熟了，摸摸她手，摸摸她衣服，还带她去看家里养的两只小狗。

但李婷在一个大清早离开了，等天贝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妈妈呢？”

后来，张桂贞辗转打听到李婷的老家，在辽宁省朝阳市某村庄，她把孩子的衣服、日用品装了一大包，带着天贝出发去找李婷。

一路打听，左绕右绕，一老一小找到了李婷家。敲开房门，屋里只有李婷母亲和一个年纪不大的小女孩，一问才知，那是李婷的另一个女儿。

看着和自己家里一样简陋的环境，张桂贞狠下心，将天贝留在了姥姥家。听说在这儿能等到妈妈，天贝没有哭，张桂贞再三嘱咐“要听姥姥话，不能淘气”。天贝点点头，没有问她什么时候接他回家。这让张桂贞有点心酸，她转身离开了。

没想到两三天后，姥姥带着天贝找了回来，向张桂贞哭诉实在养不起，“我这儿还有一个孩子呢”。张桂贞看着天贝圆乎乎的笑脸，心一下子软了，便又将孩子留了下来。

从那以后，李婷和李家人再也没有出现过。

落不了的户口

让张桂贞最烦心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天贝的户口。

天贝被送来时尚未上户口，张桂贞和孩子非亲非故，自然无法给他落户。她称自己这些年来多次找过寺沟村村委、水师营派出所，得到的回复都是“由于孩子亲生母亲不在，无法落户”。

但大连市公安局旅顺分局宣传部主任常英志表示，2020年12月25日之前，旅顺分局从未接到张桂贞给

孩子落户口的诉求。“我问过户籍大厅的人，之前从没有人反映过这个情况，不然工作人员早就介入了。”

2018年春天，6岁的天贝该上小学了，户口一下子变成了迫在眉睫的事。寺沟小学方面表示，“没有户口肯定上不了学”。时任寺沟村治保主任的洛家进也帮着去跟学校协商过，但未果，“没办法，没户口就是没法上学。”

对于无户口儿童无法上学的说法，律师王颖玉表示，没有户口的孩子也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义务教育法》规定，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

“但由于上小学需要办理学籍，没有户口就无法办理学籍，因此没有户口的情况可找公安机关开具户口正在办理中的证明。”王颖玉表示。

等待母亲的日子

1月19日，大连市公安局旅顺分局宣传部主任常英志向记者表示，2020年12月25日，旅顺分局第一次接到张国林给孩子落户口的诉求，随后分别找到张佑明、张国林了解情况，并在旅顺口区第二人民医院调取了张天贝的出生医学证明。

常英志说，今年1月4日，他们和李婷取得联系，“她承诺春节后会来完成相关手续，给孩子上户口，至于孩子将来跟谁走，还需要双方再去协商。”

眼看着这次天贝可能真的要离开了，张桂贞陷入了矛盾中。一方面，她告诉自己，“不管怎么说，跟着自己的妈妈，总比让别人收养好。”另一方面，她又担心，李婷能不能照顾好天贝呢？

意识到这次可能真的要被送走时，天贝的反应也很激烈。在一次张桂贞念叨“以后要听妈妈的话，不要淘气”时，天贝突然喊了起来，“那你知道我的感受吗？”还用手捶自己的头。张桂贞愣住了，赶紧把孩子拉到怀里安抚，但始终也没敢说出“不走了”这句话。

（新京报）